学术专论

方以智晚节考补

曹刚华

[**摘要**]《浮山志》是清初由方以智弟子等所编的一本反映浮山佛教地理文化的志书，其中收录了很多方以智与浮山地区士绅文人之间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是研究方以智的重要资料文献。本文主要以《浮山志》为主，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其晚年与浮山紧密关系这一问题再做探究，并利用其中史料互证和补充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 方以智　浮山　晚节心态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3）－02－0107－10

The Supplement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into Fang Yizhi's Integrity in His Senectitude

The Fushan Gazetter, which was compiled by Fang Yizhi's discipl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detailed annals of Buddhist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Fushan. This works includes many letters and poetry that was exchanged between Fang Yizhi and the literati of Fushan. Thus, the Fushan Chronicles became very important documentation. The author's inquiry into the close ties between Fang Yizhi's senectitude and Fushan elit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Fushan Chronicle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makes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data to mutually confirm and supplement some questions raised in Yu Yingshi's textual research into Fang Yizhi's integrity in his old age.

一、缘起

方以智（1611—1671），安徽桐城人，字密之，号鹿起，明崇祯进士，官检讨。入清为僧后，名弘智，字无可，人称药地和尚，又称浮山愚者。他“九岁能属文，比冠博及群书，才名倾当世。崇祯己卯举于乡，庚辰登第”。后任翰林院检讨，北京城被攻破，“被执受刑，矢死不屈，李贼惊服，既得脱，南奔”。“转徙百粤，流离苗壮，十召不受宰相。庚寅，遂剃发焉，再经煴火，以死自守，乃归省鹿湖。”[①]后拜在著名高僧觉浪道盛门下，主持青原丛林，深得禅宗曹洞一脉。[②]康熙十年秋（1671），方以智投水自尽，殉难在万安县惶恐滩。[③]近几十年来，对方以智的研究可谓是众说纷纭，成果迭出。[④]而对于其晚年生活状态之研究，又当推 1972 年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以此为中心，海内外史家就对方密之的青原晚年生活、交游、死节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⑤]可以说，在方以智晚年诸多问题上，学术界是既有争执，也有共识。但是在诸多探讨密之晚年生活论著中，对他与老家桐城，尤其是浮山诸多士绅之间关系及其最终归宿的精神层面则涉及甚少，实为研究密之晚年生活的一大遗憾。

基于此，本文利用康熙年间编撰的《浮山志》中密之与浮山士绅来往诗文，[⑥]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其晚年与浮山紧密关系这一问题稍做探究，并互证和补充余英时《方以智

[**收稿日期**] 2012－12－10
[**作者简介**] 曹刚华（197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晚节考》的若干问题，笔者才疏学浅，亦请多多指正。

二、1655—1657 年在浮山的活动及其内心的转变

方以智出生于浮山，幼时即读书于山中的“此藏轩”和“墨历岩”，从小对浮山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长大以后，他虽然离开故里，但因诸多家事，也曾多次往来浮山。1653 年，他拜在著名禅学大师觉浪道盛门下，主持青原十余年。余英时所言晚节，是以“密之最后十年左右定居江西庐陵之青原山”为时限，并认为密之“除偶尔出游外，未再迁徙动。”[7]他的晚年生活中，尽管一直居住在青原，但是由于他与浮山关系密切，爱之弥深，甚至在其心灵中已经将浮山作为其最终的养老归宿，而这种精神层面的寄托则更能真正反映密之的内心世界。

密之晚年最后一次回归桐城浮山是在顺治乙未、丙申、丁酉三年（1655—1657），余英时《晚节考》认为“其时仅有张自烈‘庐墓三年’一语可依。”后又补充《青原山志略》中《致青原和上》、《读史杂咏呈药地大师》等方得以进一步证明此观点，并认为“密之庐墓三年在其生命史中颇有关系”。[8]其说十分正确，但密之这三年在浮山如何生活的，其精神状态到底如何？这三年生活对其有何影响？则又较少涉及。

顺治十二年（1655）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破关奔丧。在 1655—1657 三年中，他主要从事以下活动：

一是继承其父方孔炤未完成之事业，重编《周易时论合编》，撰述《药地炮庄》等书。《周易时论》本为方孔炤编撰之作。顺治十一年冬（1654），方孔炤将书稿托寄给密之。《药地炮庄》卷一《齐物论第二》曰：“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关，穷子展而读之。”1655 年，方孔炤过世，完成《周易时论》之任，发扬方氏学说即成为密之庐墓重任之一。关于这段事实，《浮山志》中有明确记载：“未几，闻中丞公讣，即破关奔丧于合明山，庐墓三载，重烹教乘，兼承父命合编《周易时论》，著《炮庄》等书。期终，策杖西江，兴复廪山，赴青原请。”[9]

为什么密之会在庐墓三年重编《周易时论》，撰述《药地炮庄》等书？《浮山志》中也有记载，密之在与其师余飏的辩论中明确表示是为报亲之恩。一是报父母亲恩，一是报经世之道，儒佛之恩。“儒者统天御物，其道以经世者治世。释氏因天付物，其道以出世者化世。”故其后密之曰：“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咀之以神药，弥缝之以象数，妙叶之以中和，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之成。”[10]以期通过著书立说来达到融合儒佛经世之道，救济天下之愿，既报恩于父母，又报恩于儒佛之道，环中是指方孔炤，三一则是指密之外祖父吴应宾。

二是在庐墓期间，教授子侄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以及方中发经史子集、医学音韵、诗文书画等。方中通曾有一首诗提及在庐墓期间，密之为其讲授《易》学之事。题曰《丙申，老父重编先祖贞述先生〈周易时论〉，因授中通〈易〉象》。[11]除此之外，与友人游览浮山、酬唱诗文，感悟人生也是密之三年庐墓主要的生活内容。

写于 1656 年的《浮山游记》中，密之开篇就写道：“浮山距桐城九十里，而由大江入止六十里，合明之栾庐[12]为其中半。戴无忝从愚者庐，且周年矣。期由浮山未决，会沈公厚、刘王孙、邵仲子扁舟来访。仲子善形家法，拜中丞公墓，以石马张冈夹耳征其脉。愚者因言先母葬浮山，往盍观焉？”于是几个人一起乘舟而入，游历浮山，并在山中“秉烛洞中，相与联句。”[13]可见，密之在墓庐三年期间，并不是一个人，至少有戴无忝[14]陪伴其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诸多好友也多会齐集到密之处，游山玩水，诗歌酬唱。

如果约不到朋友，密之有时也会独自去游览浮山。如有一年秋（1655—1657 期间），他约吴道约一起去游浮山，结果吴道约没有在家，去了桐城，于是密之独自一人泛舟游览浮

山。吴道约回来后，听到此事，还做一首诗想念密之："无公天际客，爱向此山游。惜我未还里，传君独泛舟。（无公季秋过社，邀游浮渡，值余在城未回）枕中多妙义，湖上有清讴。安得黄牛政，重来古渡头。"[15]

在庐墓浮山过程中，密之除了留下上述《浮山游记》，还写下很多诗句，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他在《野同岩步先人韵》中曰："巨灵轻撒手，沉石忽然浮。洒地苔千点，掀天墨一讴。钵应收滴乳，斧更造神楼。穿碎蓬莱骨，何妨纸上留。"表达了密之深切怀念父亲的心情，誓愿继承方孔炤未完成之事业以及对生命前途的感悟。

野同岩是方家祖孙三代曾经学习生活的地方，它旧名"在陆居"，是密之祖父方大镇的山庄。天启年间，由于时局混乱，"公筮得'同人于野'，因罢官归，自号野同翁。"后将此赋予密之父亲方孔炤，改名为"此藏轩"，又传给密之。[16]

"巨灵轻撒手，沉石忽然浮。"前半句是指方孔炤过世之事，巨灵者是敬指方孔炤。密之友人余佺，福建莆田人，做《浮山报亲庵歌》中亦曰："当年巨灵初造辟，虎攫龙拿开霹雳。"[17]此中所言当是指方孔炤将野同岩改造成"此藏轩"，传给密之，密之又将之改名为报亲庵。故巨灵概指方孔炤无疑。后半句指密之至浮山吊孝其父的心情，概密之从明末时起即遭遇被执受刑，矢死不屈，转徙百粤，流离苗壮，最后被逼逃禅，颠簸流离。可谓是"回翔南北止奚囊，阅尽寒暑忘朝暮"。[18]密之自己在总结这些年颠簸流离的生活时也曾说道："二十年来行脚草鞋，槟栗自供，浪迹何堪！三千里外摇头竿木，泥洹总是业缘难避。"[19]因此，在万般艰难、忐忑不安的的生活中，心中如果还有诸多牵挂的话，父亲方孔炤当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其不敢轻易尽忠轻生的一个主要原因。突然听到方孔炤过世的消息，站在先人曾经营造，与之鼓励的地方时，久已存在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压抑情绪突然得到了释放，对未来人生前途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悟与解脱，此即所谓"沉石忽然浮"之意。

对未来人生感悟既定，于是他在浮山三年中，心情与之前是大不一样的，著书立说，是其将先人以及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的方式，是谓"穿碎蓬莱骨，何妨纸上留？"

故此，他在《野同岩布先人韵二》中又言道："铁舟浮到此，干海始知津。古穴原无字，悬崖特试人。杖传前代火，山许大家薪。破涕遗灰里，昆仑总是尘。"诗中前两句表达了他经历颠簸，驻此山中，心灵领悟的感受。"古穴原无字，悬崖特试人"表现了密之回忆往事，怀念父亲的心情。古穴，亦指野同岩。明天启年间"先祖筮得'同人于野'，故题志于此；又刻'行窝'二字，先父梦康节来欲祀诸洞，令不肖智书之"。[20]"杖传前代火，山许大家薪。破涕遗灰里，昆仑总是尘。"则表达了密之立志继承其父的遗愿，将其思想相传，以资天下之用，在混世中以苦为乐的精神。

游山玩水，与友交游，诗歌酬唱则是其心灵解脱后的一种难得的休闲与回忆。如他在《会圣人岩次戴无忝韵》中说："玄关金锁网重重，疑杀增城九级中。房是露蜂谁酿蜜？山容老蠹自雕虫。放声惊裂千岩骨，撒墨消归一斧风。最爱晓钟能婉转，迥然不与世间同。"[21]他在给吴夔田的一首诗中则表现了他干农家活，吴夔田帮他扶犁，而后两人一起煮茶对聊的生活场景："金谷岩前石指天，盥而不存却依然。劳君把臂扶犁柄，老谢茶香煮碧泉。"[22]

纵观从 1655—1657 这三年的浮山守墓的生活，一方面是密之著书立说，继承先志，报恩先贤，期待用儒佛经世之道救济天下的三年，也是对往事总结，对未来人生心灵既定的三年，同时也是与师友相会，酬唱诗歌，感受田园的三年。这种心态与之前南北回翔、奔波流离的生活心态完全不同，对其后返回青原，后而在万安殉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余英时总结密之在浮山这段生活时认为"密之庐墓三年在其生命史中颇有关系。"[23]信不诬也。

三、主持青原及其殉难之前与浮山的联系及内心的最后归宿

正如上文所提，1657 年，密之守完三年庐墓后，即返回江西，"策杖西江，兴复廪山，（后）赴青原请"。在康熙二年，正式入

主青原，担任住持，自此后就再也没回归过浮山，但是他与浮山的关系却并没有断绝，反而是越来越紧密。试证之。

1、在浮山建报亲庵，欲在此终老余生。自主持青原后，密之最想在浮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报亲庵，其目的是“欲终老焉”。“遂命诸子中德、中通、中履建报亲庵于浮山西麓。”[24]报亲庵开工于康熙戊申（1668）冬天，完工于己酉（1669）春天，历经三、四个月。[25]在开工至少一年之前，密之就亲自撰文《浮渡山报亲庵说》来表达自己建造报亲庵的目的及其此庵的主要建构。他最初的目的是想报父母之恩，继承祖学，在此庵度过余生。“就一灯以藏三世学《易》之光明，而逝之父母皆得以大报本，此庵之义永矣。”在建筑结构上，他的设想是“此藏轩之前为报亲堂，中房奉佛，两肩置阁，愿祀其父母者以主入焉。此藏轩之后，庚月亭基可建祠，祀明善、文孝、贞述三先生。墨历岩可表太极，以蓍香奉圣人。野同岩立邵子位，以还鹿湖之梦，择笃行者莳种守之”。[26]从文中表达的多个“可”字中可见，报亲庵的整个规划都出自密之之手，撰文之时庵尚未建。

密之撰文《浮渡山报亲庵说》的时间至少是在康熙丁未（1667）八月之前。康熙丁未闰月，密之自青原开始远游福建，按余英时所言，“余又疑密之康熙六年丁未福建之行亦不仅负有宗教使命……余颇疑密之丁未之行，亦如十年前金陵之行然，盖相机从事政治活动。”[27]则以此行之重要性来说，《浮渡山报亲庵说》一文的撰写似不可能在此途中完成，或在前往福建之前完成。

康熙丁未八月是密之在福建访游的最后时间，他的最后一站是去拜访他过去的老师余飏。[28]余英时所言，他和余飏的这次谈话，“密之晚年直接涉及政治之言论仅留此一记录，此岂非参与复明活动最明白之招供欤?”除此之外，请余飏为报亲庵写序也是其此行目的之一。

余飏《报亲庵序》曰：“浮山愚者之子中德、中通、中履，葺其先世此藏轩以为老人安钵之所，后为三世影堂，中祀诸佛，旁及禅堂、庖湢，无所不备。既成，而愚者方寄锡于青原，杖游于武夷九鲤，造予庐中而请曰：‘儿辈所经营者，是当名‘报亲庵’，夫子盍为序之。’”[29]

此中，余飏关于报亲庵结构的描述与密之当初所设想的十分相似，当是密之告之，文中言庵“既成”之句很有可能是密之请余飏以庵成口气来写庵序，因为如上文所述，报亲庵是在丁未冬开始建造，而密之请余飏写序之时则在八月，何来“既成”之说?

在这次会面中，密之与余飏关于报亲庵的名字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密之被余飏所说服。表面上，二人讨论的是报亲庵名，实则是争执对未来命运的价值趋向，最终的结果是密之被余飏劝服。

如上文所言，密之对报亲之名的本意理解是归居报亲庵，以报父母亲恩。余飏首先发问曰：“若是以为报亲，亲可报乎？子其何说以处此?”密之接连提出“吾将报之以干龙坤马”、“报之于虫臂鼠肝”、“报之以歌器鼓琴”，皆被余飏所否定。最后密之提出“吾将报之以天人龙象。”余飏十分赞同，曰：“孝者，觉也，觉尽一世之人。”密之最后也恍然大悟，对报亲之意有了重新认识，“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皆晓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继濂、洛、关、闽而兴，集昙聃归涂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30]因此，这次会谈不独在政治上对密之有一定影响，而且在以后人生价值趋向判断上对密之也有很大的影响，一改他建报亲庵的初衷，这种思想的转变与密之在庐墓三年生活中的感悟有很大的关系。

密之的三个儿子中德、中通、中履是报亲庵的主要督造者和负责人，尤其是中通甚至在这段时间亲自在报亲庵监督工程。邓铚《过报亲庵赠方位白》诗曰：“筑室从来一让君，知君此地更殷勤。坐看石色行看水，窗接松声户接云。山听雨旸终日异，屋因寒暑四时分。报亲无力心犹尽，益叹庵名忍不闻。（田伯［方中德］昆季营庵于浮山之麓，颜之曰：“报亲”，将迎无可大师于青原，时位白督工庵中。）”[31]明确指出了方中通（位白）当时正在辛勤监工。方中通在《戊申冬建报庵至己酉春落成》诗中也提到：“予鸠工庵中，吴颙

年伯、邓田公皆过庵慰问。”[32]正与前诗合。此外，倪田玉在《宿报亲庵同方位白分得“山”字》诗中也说：“添灯消息傍何山？攀遍萝藤日未闲。溪送晚烟迷竹杖，人随新月到松关。三更渔火消残梦，一字梅花供醉颜。只有庵名听不得，报亲无计益潸潸。”[33]则间接透露了方中通在监工，诗中有言“一字梅花供醉颜”，透露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之时，这也与报亲庵在丁未冬天开工暗合。

2、与浮山僧众、士绅书信来往甚为密切，欲应地方之请，回归浮山华严寺。除了建造报亲庵，密之与浮山地方僧众、士绅的来往也十分密切。较早邀请密之回浮山的是当地会圣岩僧尔培。起因是浮山发现舍利，僧尔培要修建舍利塔，想请密之回浮山主持。“戊申，会圣岩尔培欲成此功，请吴水部作《募疏》，四造青原，求药地大师主持合尖。”[34]此次邀请仅属地方僧众个人邀请，没有夹杂地方官府和地方士绅的意愿，故密之并没有答应僧尔培的请求，只是答应为其写一篇引文。密之在《修浮渡山舍利塔院引》中说道；“尔培远来，特为此事迎我主之。……余告尔培曰：‘汝如果笃发此愿，赤脚下桐城，自有大人主盟者，无俟饶舌千里外也。’”[35]拒绝之意十分明显。

此后从康熙七年（戊申）到康熙八年冬天（己酉），安徽地方长官和地方士绅、吴氏家族皆先后写信给密之，邀请他回浮山。《浮山志》卷二曰：“戊申，皖抚张公、邑侯胡公、延陵吴族率同郡邑绅士，请药地智师未至。”具体邀请如下：孙晋在《桐城合邑请无可和尚住华严寺启》中曰：“窃惟桐城山浮渡，本属远公祖庭，垂九带以示诸佛征猷，续两宗而传万代慧命，诚支那之灵鹫，实选佛之檀林。法席久虚，奇缘有待……仰翼洪慈允斯处请，晋等临启不胜瞻光，待命之至！”[36]刘若宜在《怀宁诸绅请药地大和尚主华严启》中曰：“恭惟药地大和尚，悟澈渊水，行圆圭碧，灵珠普贯，融妙谛于孔周；觉海糜涯，续真宗于佛祖……三十六岩壑望早施片幅袈裟，澄大江之水以待莲航……私心倍切，大众周依，敬达忱衷，仰希慧鉴！”[37]康熙八年（己酉），吴道新则以全族名义邀请密之回归浮山。“康熙己酉，予迎无可大师主华严方丈。”[38]“窃念析肉而宣师法，优昙雨仞利之筵，主斯刹为总持，舍大师其奚属？”[39]

对于桐城邑绅的再三邀请，密之十分重视。他在数次回信中都提到非常想回归浮山，但一来青原事情未了，二来从康熙七年开始到康熙八年时，密之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因此回归浮山之事不能一时成行。密之在《复合邑公启》中曰：“兹承台谕，委以祖庭，浮渡棋声本邻先陇，庐陵米价亦属郡人，信得遇缘即宗，但愧无能为役。诚惭病栎，颇似栖芦孤儿……应遂退老之衷，用赴报亲之地，定与诸公合约，共期此刹重光。”[40]他在《答怀宁县绅缙请住华严寺启》、《答延陵吴山主公启》等书信中皆提到“养病固所愿也……但使青原有托，自然白社承风。”“怜病叟绥绥……但毕青原役，即抵素业之庐”等。[41]

尽管一时不能成行，但密之不久派遣其弟子先往浮山打理回归的相关准备。他在康熙八年给《与胡简上明府》书中曰：“去冬，吴山主持合邑诸绅请书以华严寺见迎，而青原祖堂未毕，念此浮渡祖庭为先师杖人注存两宗一带之地，先外祖吴太史一生之香愿也。谨发执事，先供僧寮洒扫，如山主约。”[42]此中可见，密之准备在青原事结束后即返回浮山主持，因此先派其弟子前往打尖，而来浮山华严寺的是其徒弟释山足兴斧。他在《与孙鲁山司马》书中曰：“谨遗执事人先来料理，依法而住，就事偕时，一切安静，惟守成规，知有宝盖覆之来者。山足兴斧向参杖人者，近在青原执侍巾瓶，知其气概，亦谙事体，故即以华严米盐为锻炼，引朴实人循情扫地以待青原。”[43]密之在给山足的任命书中也说：“浮渡为远祖道场，两宗一脉，杖人所最存注者，今吴山主一家同合邑来请愚者，以青原祖堂未毕，面依山主约，先发执事人，今命山足斧往监理其事。”[44]

于是在康熙九年（庚戌）初春，释山足兴斧受师命来到浮山以做好密之回归的准备。自山足到任后，密之十分关注他在浮山的一举一动，对他在浮山的发展甚有期待，浮山士绅也将山足的情况报告给密之。密之对他的要求是“不慕繁华，随家丰俭，则华严之风丕振矣。……待人接物以谦冲，依礼为平怀，处众

先劳以行，起解灭为实地，修志须刻一《小引》，求诸杂记往事，是古今一大快事也”。[45]稍后，他又给山足写信，夸奖浮山诸士绅对他的评价：“人人都言新华严先众任劳，又能谦下，是能克家布基立幢者也，叙事待客款款有条，伸手冲口句亦宛畅，吾甚为之喜。”[46]很满意山足在浮山的活动。

按照密之的预期，他在康熙九年初春派山足到浮山打前站，秋天他则准备亲自回归浮山，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好友陈焯，邀其秋天共游浮山。陈焯在《青原无和尚书来期以秋还浮渡有来往咏杜陵之语口号趣之》诗中曰：“华严飞锡订秋清，共我龙峰踏背行。忍道风流成二老，竟从岩洞问三生。远公兼作愚公谷，榆社还分白社名。石上棋输君一着，不妨闲坐对枯坪。”[47]已经对密之在浮山的晚年生活进行了畅想。

但是随着密之病情的突然加重，约在康熙九年三月至五月之间，密之辞掉青原住持之位，就近在泰和首山之陶庵休养。同时写信给浮山吴道新、吴夔田等人，告知情况，已然有令山足担当主持华严重任之意。“已将净居院事交与同门法弟叶妙……是复就陶庵，它日过匡庐了凌霄之约，则来乡上垄就此藏已矣。……暂此奉复，一令小儿悉委。”[48]同时，他又给吴夔田写信：“自念老病无能为役，已将净居院事交与叶妙法弟。适闻华严旧住不能忘，情遂尔庵、息陶庵……守者能守，且令坚待，谅护法自能庇之，暂此先复，一切令儿辈委悉上陈也。”[49]在这封信中，密之明显道出心声，一是病情严重无法再回浮山主持；二是现在身在陶庵，[50]但心系浮山；三是希望浮山士绅辅佐山足，不要期盼自己再能回归。此两封信中，密之所指的“小儿”、“儿辈”当是指方中履。[51]此外，他又给陈焯写信，表达这一信息，同时邀请陈焯来收集古人关于浮山诗文，以备修志之用。[52]

但是浮山方面的态度仍是希望密之回归浮山。康熙九年孟冬，释山足亲自从浮山奔赴青原，一来探望病情，二来代表浮山士绅再次邀请密之回归。吴道新在送山足时，又赋诗《孟冬次山公韵送赴青原并呈无可和尚夙驾还浮渡》、《既次韵送山公复口占一律呈无和尚》两首给密之，期望密之能回归浮山，以期“药山一笑如雷吼，千里应同此夕听”。[53]如上所述，山足兴斧是康熙九年春刚到浮山，这两首诗是山足回转青原时，吴道新送他之作，同时又请他转给密之，故诗中所言“孟冬”当是康熙九年的孟冬。

四、殉难前后与浮山之关系及至康熙十九年浮山对密之的怀念

（一）密之殉难前后与浮山之关系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粤难作，密之与方中履在吉州被捕，中通也于同月二十七日在桐城入狱。[54]后转被押解赴南昌、庐陵，欲奔岭南，十月初在万安惶恐滩投水自尽。关于其中时间细节，方中履在为其弟方中发诗集做序时曾说：“暑甚，数月不雨，同舟有中热死者，大人每图雪以自解，辄时时使余与弟赋诗览之为乐……既达庐陵，先公病作，弟衣不解带者经月。”[55]其中可见，押解至庐陵的时间当是在七、八月份，在庐陵由于密之病重又停留一个月，考虑到从庐陵到万安的水路程仅有二百多里，因此从庐陵出发去岭南之时当在九月末之时。[56]

关于密之殉难前的心态，余英时曾引用李元鼎《游漱青三迭》中“隔岭浮山在，依稀是故乡”，下之诗注“时药公欲归皖之浮山，故云”，来说明“更知密之死难前已浩然有归志，故能与友好相约，顺道一游黄海也”。[57]余公此说谬也。正如上所言，“隔岭浮山在，依稀是故乡”，与下注都指的是密之晚年欲回归故乡浮山，上文已证之，而与其死难前有浩然归志并无十分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这种浩然赴死之心一直存在于密之心中，上文曾提及在浮山三年时密之对未来命运已有淡然之心，但直到由庐陵押解至岭南之前的一刻，密之方才坦然确信这一时刻的到来，而非如余英时上述所说。这种难前浩然赴死的心态在他给徒弟山足的信中一览无遗，于此，也可以看出浮山在他心中的重量。《浮山志》卷三曰：“辛亥，粤难作，师闻信自出曰：‘吾赊死幸过六十，更有何事不了？’终日谈笑，处之坦然。即之岭南，临行时，寄山

足札云：‘浮山一局，努力善守，致意吴氏诸护法。’”此中一是表明了密之在被捕后以及押解途中的坦然心态，正与上述所言合。二是在临去岭南前给山足写了封信。书信具体内容如下：“近日担荷要发大愿，愿正从光明正大上行，自然吞吐天地。古今其乐无涯，安有争人我、起生灭心耶？吾老余年一切放休，华严当家自付山主，平实守去，则吴氏诸公自知三一老人、本如司马收手眼心行，自有人出来承当。”[5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谓是密之的最后遗书，一是隐讳告诉山足，自己怀着一颗坦然之心欲奔赴死亡，所谓“近日担荷要发大愿，愿正从光明正大上行，自然吞吐天地”；二是告诉山足要他担当起振兴浮山的重任；三是让他转告浮山吴氏家族一定要支持浮山事业。可见，在密之临死前其心中挂念最多的还是浮山故乡。

关于密之在康熙十年三月被捕一事，浮山僧众士绅并不知晓，因此这次逮捕密之和其子侄当属小范围的秘密行动，消息封锁还是比较严密。如康熙十年（辛亥）五月二十一日，内翰林国史院检讨邓旭来游浮山，“与无可和尚门人山足禅师盘桓达旦，总无倦色”。后在吴正持、山足、道微三人的陪同下畅游浮山，山足禅师邀请其为编撰的《浮山志》写序，序中言：“今无可老在青原，浮山故其初喜欢地也，不当早唱还乡曲乎？二老皆弃去宰官，现佛祖身……因序此志，而并属为无可老劝驾。”[59]此中明显表现了康熙十年五月末，浮山僧众和士绅还停留在如何劝说密之回归浮山的幻想中，而并不知道此时密之已经被逮捕正在转送途中。

密之逝后，方中履（素北）守丧万安，并于康熙十一年初扶梓归葬桐城。[60]方中通先后作诗《月夜迎先大人柩，会三弟，侄瑶、儿珠于枞阳江口》、《扶柩至浮山，安厝报亲庵中》、《先大人归窆浮山，遵遗也》、《除夕同伯兄、三弟墓侧写哀》。[61]可见至少在康熙十一年二月以前，密之灵柩已安置浮山中。

浮山士绅知晓密之赴死的消息亦当很早，至少是在密之灵柩回归浮山之前，密之死后，爪发归于何处，当时尚有一番争执。余英时先生言：“中千贤公为密之建爪发塔于泰和亦庵。”[62]此说不大准确，关于密之爪发归属地，《浮山志》卷三中有详细记载：“衣钵建塔青原，肉身归于浮渡，中千欲以爪发建塔首山，吴水部以三种因缘致书，复建爪发塔于华严寺后。”可见，起初密之爪发本欲建在他生前修养的泰和首山庵的，但是浮山士绅据理力争，以三因缘致书给方氏三兄弟，结合密之生前要回归浮山的愿望，因此方氏兄弟最后决定将密之爪发回归浮山。故浮山士绅知晓密之死亡的消息亦是很早，方中通亦故有《先大人归窆浮山，遵遗也》，余英时先生所言“中千贤公为密之建爪发塔于泰和亦庵”则未成也。

是哪三因缘，能使密之爪发回归浮山呢？吴道新在《请无和尚爪发建塔华严与田伯昆季》中曰：“敬启者，浮渡道场为三一老人之血乳，华严方丈为觉浪杖人之付嘱。且净饭摩耶两藏室在合山雨峰，乃青原析骨析肉之地。以此三因缘定，须无大师作僧祇宗主，是以桐士绅暨延陵之族念于抚军，恳于邑侯，敦请法幢伫登貌座，夫何卓锡失期而撒手顿还兜院？……兹又有请者，闻大师骸骨归于桂林，所以垂统也；衣钵归于青原，所以传灯也；爪发归于浮渡，所以还源也。盖大师无不建塔之理之事，而骸骨非奢维，衣钵非舍利皆不可以建塔，惟爪发即法身、即报身，定宜放五色光于多宝者。而大师之塔，岂有不建于丛林祖庭而建于私庵别馆之理之事乎？……祈贤昆仲大孝为金轮窣堵允协之计，速捧爪发归华严，人天瞻仰实在此举。”[63]“私庵别馆”概指为密之在首山建造的陶庵，吴氏所言合情合理，打动了方氏三兄弟，故归密之爪发于浮山。

康熙十一年（壬子）春，浮山士绅正式迎接密之爪发于华严塔。吴道新在《无可禅师塔铭》中曰：“壬子春，予拈三种因缘，请师爪发至浮渡。程奉常立庵、方少府还山、彭皋宪粥岑、姚孝廉佩若、孙文学仲衍、邓太学公田公，及予弟次履、侄子崖辈，聚资建塔，荆堂斧公乞铭予。”在这篇《塔铭》中，又再次重申了他请密之爪发回归浮山的三因缘。接着，他又赋《壬子春迎无和尚爪发于华严塔偶成一律次涤岑韵》诗一首，诗云：“因缘三种说来清，撒手归家自在行。二十八年非有相，百千万劫本无生。能还父母为那吒，不答

毗耶任净名。先看堂前原捕影，烂柯石上莫留秤。”[64]密之生前回不了，在死后半年后，爪发回归浮山，了其遗愿。

（二）康熙十一年以后，浮山乡绅、生前好友以及来往浮山的文人诗客对密之的怀念，及其诗句中暗透的含义

关于密之到底是投水自尽，还是在舟中病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时曾产生过纷争，但是余英时关于密之投水自尽之论越来越多地被学术界所接受，[65]他运用诸多诗文词集以及《青原山志略》等书，加以缜密考证，方得出这一结论。今从《浮山志》所载密之逝后诸多亲朋好友对其怀念之作，亦可透露出密之确实是投水而亡，这可为余公观念稍做史料补充。

密之爪发归于华严塔，诸多浮山士绅纷纷作诗纪念，其中有些诗就间接透露出密之乃投水自尽。邑人王英在《挽无可大师时爪发归华严》诗中言：“升沉底事共谁谈？收入奚囊失指南。岂是儒星依佛日，且将鲁叟作瞿昙。法音呖呖鱼山响，只履翩翩葱岭耽。天水何须留姓字，传灯到处有灵龛。”[66]诗中的前两句以及最后两句都暗露出密之死亡的真相。

其后的几年中，也有些士绅不断通过诗文纪念来透露这一真相。曾经在康熙十年五月游览浮山的邓旭在密之死后，又再次游览浮山拜访山足禅师，其间赋诗怀念密之，诗中有云：“蒲团悟向碧潭清，撒手悬崖处处行。空象原非删有象，多生要在契无生。”[67]诗中所谓的“碧潭”意象是密之投水的真相。邑人周南则用“黑海”一词，一语双关既表达了投水自尽之事，又说明了密之脱离苦海，证得无上果之德。“长夜不能寐。不寐夜何长，幽怀结寸心，黑海覆慈航。[68]生梦绕天涯，死梦绕故乡。生死徒切切，哀痛摧肝肠。至人空死生，未肯空纲常。爪发留胜地，心魂维夕阳。锡卓三生石，灵栖九带堂。我梦正烦剧，浮丘塔影凉。”[69]

密之逝后，释山足受密之遗命，编修《浮山志》，志成，则请桐城县令李灿章为志书题名，李灿章谈及密之时仍感怀不已。释兴斧《丁巳冬与桐城令李灿章明府夜话九一堂》中曰：“烟霞宽礼数，衣钵重渊源（公谈及先师，嗟叹不已）。话久风生座，灯残月到门。欧阳棋局在，黑白喜重论。”[70]康熙十二年，邑人姚士藟，字绥仲，在《癸丑秋日山公以修〈浮山志〉入城访小斋诗以赠之兼挽尊师无可和尚》诗中怀念密之云：“匡庐绝顶讲堂高，宝筏西辞度世高。眼底沧桑宽岁月，定中风雨信波涛。”[71]更有甚者，时人将密之投水自尽的这种气节比之于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可谓是对密之忠于故国，慷慨赴难的最高褒奖。[72]康熙十一年春，邑人王英在《挽无可大师时爪发归华严》诗二中曰：“青原端逝应西旋，革履犹存古刹边。百仞天池峰注水，千年浮渡石开莲。啼鹃旧洒文山泪，呼马新推处士编。从此远公来胜友，白云携手枕清泉。”[73]文山即指文天祥，暗指密之之死堪比文天祥的壮烈。余英时后来之观点亦与此同。康熙十四年，密之生前好友钱澄之[74]路过浮山，特地来拜问密之陵墓。《乙卯春将入中州过浮山哭无公墓》诗中云：“荒坟无路少人行，宿草三年泪如倾。惭愧千秋输老爻，凄凉六阙尽平生。报亲空有还山梦，傍垄聊存绕膝情，时事正棼身遽死，九原可用更逃名。”[75]诗中表达了钱澄之对密之的惋惜之情和思念之心。

总的来说，密之的晚年生活与浮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回浮山奔丧三年，是其结束颠簸生活，确定未来命运的开始，在其主持青原的最后几年中，回到浮山故乡是其人生最后的愿望，在投水自尽之前，对浮山佛教的发展依然充满情怀。而浮山诸多士绅文人也对密之有着爱戴之心，在最后数年屡次邀请密之返回浮山；投水自尽后，浮山士绅还坚持请归密之爪发，遵照密之遗愿，发展浮山佛教，编撰《浮山志》；在密之逝后的数年，也还有大量追思密之的诗文。这些都反映了浮山对密之晚年生活及其思想的重要影响，反映了密之与浮山之间有着永远割舍不断的内在情感，这些也是研究方密之晚节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佛教史学与史家研究》（项目批准号 12YJC730002）阶段性成果。

①吴道新纂辑，陈焯修订，疏获点校：《浮山志》（合

肥：黄山书社，2007），卷3《无可禅师传》，第26页。另外，《清史稿》卷500《遗逸传》也有其传记。

②容肇祖先生对方以智出家经过有较详细研究。“明永历四年（1650年），满洲兵陷平乐，清将马蛟麟俘获方以智，劝降以智，宁死不肯，马蛟麟释放了他，出家于梧州云盖寺。……1653年，方以智回归桐城，清江南巡抚李某强迫他出来为官，赠他袍帽，他不肯，跑到天界寺，拜觉浪和尚为师，入高座寺，日夕闭门不出。”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岭南学报》1948年第9卷第1期，第97页。

③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99页。

④早期有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岭南学报》1948年第9卷第1期，第97—104页；侯外庐：《论方以智的哲学思想》，《文汇报》1961年8月13日，第3版；仪真、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考》《江淮学刊》，1962年第2期，第55—56页；金春峰《“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从〈东西均〉的“合二而一”谈起〉，《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第41—47页。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王刚《方以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蒋国保《方以智与明清哲学》（黄山书社，2009）等。港台则有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张永堂《方以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谢明阳《明遗民觉浪道盛与方以智“怨”的诗学精神》（《东华人文学报》2001年第7期，第433—462页）、廖肇亨《药地愚者大师之诗学源流及旨要论考—以“中边说”为讨论中心》（《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1年第7期，第257、259—293页）等，相关成果甚多，不赘言。

⑤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33、164页等。

⑥此书为密之徒弟释山足、兴斧在康熙十年发起编撰，吴道新负责采录、编辑，密之好友陈焯审订。同治年间，吴康弼增补内容，于同治十二年刊刻。2007年黄山书社点校本即以此本为底本。

⑦⑧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5页。

⑨⑰㉔《浮山志》卷3，第27页；第217页；第27页。

⑩⑯㉖㉙㉚《浮山志》卷4，第52页；第50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

⑪方中通：《陪集》卷1《迎亲集》，清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本。

⑫合明，概指密之父亲方孔炤之墓。《浮山志》卷9《读愚者浮山记》，第213页。

⑬⑳《浮山志》卷5，第70—71页；第72页。

⑭戴移孝，字无忝。江南和州（今安徽和县）人。清初与兄本孝以布衣隐山中。卒后，以其诗集罹文字狱，被戮尸，著有《碧落后人诗集》，生平事迹见卢见曾《渔洋感旧集小传》。

⑮㉑㉒《浮山志》卷7《夜怀无可大师》，第140页；第151页；第163页。

⑱《浮山志》卷9《寄题浮山报亲庵》，第216页。

⑲《浮山志》卷6《答怀宁县绅缙请住华严寺启》，第113页。

㉓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5页。

㉕方中通：《省亲集》卷3中有诗一首《戊申建报庵至己酉春落成》，转引自汪世清辑《方中通〈培诗〉选抄》，《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259页。

㉗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99页。

㉘余飏《送愚者归青原序》曰：“丁未八月，浮山愚者大师访余芦中，随游九鲤，过通天寺，栖迟十有六日，既归，吾乡诸士送之至三十里外。”（《青原山志略》卷5）

㉛㉝㊼㊿53⑭64⑯66⑰67⑲69㉑71㉓73《浮山志》卷9，第253页；第252页；第228页；第229页；第230页；第249页；第228页；第234页；第245页；第249页。

㉜方中通：《省亲集》卷3，转引自汪世清辑《方中通〈培诗〉选抄》，《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259页。

㉞《浮山志》卷2，第17页。

㉟㊳《浮山志》卷4，第44页；第35页。

㊱《浮山志》卷6，第110页。

㊲㊴㊵㊶㊷㊸㊺㊻㊽㊾52 58《浮山志》卷6，第110页；第112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00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0—101页；第101页；第101页；第102页。

㊹《浮山志》卷10，第295页。

㊿陶庵，是康熙九年密之辞退青原主持后，江西泰和萧伯升在首山建陶庵，请密之主持以便修养。余英时对康熙九年密之是否在陶庵主持一事，甚有怀疑。通过上述他给吴水部、吴夔田的信件可见，当时密之确在陶庵，此事可定矣。（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99页）

51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99页称：“康熙九年，方中履五月去桐城，九月返回青原。”

54参见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岭南学报》1948年第9卷第1期，第97—104页。余英时先生对此观点也十分赞同。（《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48页）

55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47

页。
㊺据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47—149页推断而出。
㊼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53页。
㊾邓旭：《浮山志》序，第3页。
㊿㊽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99页。
㊶汪世清辑《方中通〈陪诗〉选抄》，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270页。
㊸《浮山志》卷6，第98—99页。
㊺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154、165等页。
㊽黑海既是指水之地，又是指苦海之意。明人李贽《焚书》卷4《杂述·告土地文》曰“谁无缓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识平生，云长尤是护法伽蓝。黑海有门，唯法无门，现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道无路，睹灵山在目中。十界同虚，判念便分龙虎；六总寂静，一棒打杀猢狲。”（中华书局1975年）清人四不头陀在《曇波》自叙中也说：“庶几沉沉黑海，来度苦之慈航；滚滚红尘，变闻香之净域。”（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⑩《浮山志》卷8，第172页。
⑫1985年2月，余英时在《方以智死节考》问题上做了最后的论述，并曰：“如所测不误，则密之岂媲美谢叠山而已，即谓之异代之文文山又何愧哉！”（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第200页）
⑭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御史故阉党，方自幸脱“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清史稿》卷500《遗逸传》）
⑮《浮山志》卷9，第265页。

致作者

为建立高效、便捷的编辑部办公系统，提升本刊投稿、审稿的信息化水平，自2012年1月1日起，《清史研究》编辑部开始试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实现在网上进行远程投稿、审稿和编辑处理。远程稿件处理系统的网址：http：//qsyj. iqh. net. cn。进入清史研究主页后，点击期刊页面，即可进入期刊网页，然后根据要求进行投稿。敬请各位学者予以关注，惠赐稿件。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13年5月